

藏着的 关中

秦地国风

Hidden in the
Guanzhong

胡武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质量资助项目

胡武功 / 著

藏着的关中

——秦地国风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着的关中. 秦地国风 / 胡武功著. —西安: 西北
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604-3417-9

I. ①藏… II. ①胡… III. ①陕西省—概况②风俗
习惯—陕西省 IV. ①K924.1 ②K89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330 号

藏着的关中——秦地国风

胡武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8303313 88302590)

<http://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7 千字

ISBN 978-7-5604-3417-9 定价: 56.00 元

序言 / 民间关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忠实

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打开了关中。便走进关中。便陷入关中。在历史的烟云里走了几千年，仍然走不出关中。

我从蓝田猿人快活过的公王岭顺灞河而下不过 50 余公里，便踏入姐妹河浐水边上半坡母系氏族聚居的村落，大约 1 个小时就走过了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漫长的历程。我以素心净怀跪拜在人文始祖黄帝陵前的时候，顿然发现开启一个民族智慧灵光的祖先，仅仅拥有如此少的一掬黄土。面对周人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无法想象一个火炉如何冶炼得出如此复杂深奥的化学命题。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首都的长安不说也罢，单是东府一个小小的骊山，便可当作一部鲜活的历史来反复咀嚼。

火山骊山窒息死灭之后，在山脚留下一汪上好的温泉。这股温泉不经意间浸染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戏弄了诸侯，也戏弄了周王朝的骊山上的烽火台，尚未火熄烟散，始皇帝就在山脚下修筑地下宫殿以及陶制的禁卫军方阵。短命的秦王朝的惨痛教训，丝毫不妨碍近在咫尺的温泉里君王和贵妃的人生快活，压根不知百余公里外的马嵬坡等待他们演出生死离别的一幕。恰似在这个烽火台下秦皇陵侧与残留着贵妃凝脂的汤池窗户斜对的五间厅里，蒋介石带着温泉的余热慌不择路的逃到山坡上，隐伏在北方寒夜冰冷如铁的一个凹坑里。这一夜的这一声枪响便注定了他 13 年后逃往海上的结局。那个隐藏过他的骊山上石隙里的凹坑，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完成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符号。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上几位在骊山下在温泉里演绎过兴亡故事的角色，似乎谁也没有在得意的时候“注意”到前者在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历史经验”。今天，当世界各地男女涌到骊山下来游逛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去“注意”“历史的经验”，却也不至于发出“都是温泉惹的祸”的戏言吧。

一个古老民族的大半部文明史是在关中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无以数计的遍布地表和地下的历史遗存，无论怎样翔实怎样铁定的确凿，却都不可避免时空的隔膜和岁月的阴冷。即如唐墓壁画的女人如何生动艳丽，即如兵马俑的雕像如何栩栩如生，你总也感觉不到一缕鲜活。当这些主宰着历史的统治者贪恋一池温泉醉生梦死的时候，关中民间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是怎样一幅图景？教科书和遗

存中几乎无存，我只能看到生活演进到上个世纪几十年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形态。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曾保存着体现着的原有生活图景、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正在加速消亡。更多的浸淫着思想文化以及由此透见的关中人心理形态的戏曲、演唱、歌谣、婚丧礼仪等等，都在加剧着变化，加剧着消亡。我在儿时甚至延续到青年时代的许多如牛拉的石磨、石碾一类的东西早已停转了，即使今天乡村的孩子也不可理解麦子怎样经过石磨变成了面粉。

摄影家胡武功先生无疑是最敏感到生活的这种变化的先觉者。几十年来追踪生活骤烈的和细微的种种变化，把新与旧的交替留在了自己的心灵底片上。在基本普及了机械收割和脱粒的关中乡村，《光场》的场面已经稀少难见，而这仅仅在10年前的小麦收割上场之前，还是遍布关中乡村的生产图象。《麦客》里麦客也正在消失，这个汉子挥舞镰刀的姿态定格为一个历史的雕像。我可以听见杀断麦秆的脆响，可以感觉到镰刀下卷起的风和微尘，健牛一样韧劲的脖颈和刀刻一般的口鼻，比任何舞蹈家苦练的舞姿都优美百倍，比任何雕塑大师的金牌雕像都要震撼我心，一种生活原型的自然美是无法取代难以复制的。即将出场的《社火》，梳妆完整只待出门的《新娘》，我在看到一缕羞涩掩饰不住的欣喜的同时，似乎能感知到心跳。《皮影》的幕后操作的架势，《哭坟》里儿女的痛心裂肺的表征，都使我直接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进行形态，一次又一次的感到真实生动的艺术力量的撞击。

以沉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关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加剧变化，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质和周秦汉唐文化色彩的民间文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秦代一路犁过来的铁犁终止在小型拖拉机前。被农民挥舞了几千年的长柄镰刀被收割机械代替了。大襟宽裆的衣裤已经被各色流行服装替换。电视把乡村传统的社火、戏曲、木偶、皮影毫不留情地排挤到冷寂的角落，甚至改变着年轻一代的语言习惯。这是一种进步，一种胜利，一种新的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我还是动情于那种替代过程中的差异，一种习惯了的又必须舍弃的依恋，一种交织着痛苦也浸润着温馨的情愫。

敏感而先觉的胡武功朋友，许多年来专心致志于关中乡村的这种生活演变，捕捉到了堪称历史性的告别的生活画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今天民间关中的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感受到在周秦汉唐的古老土地上生活着的关中人的心理形态，肯定为未来的史学家、民俗学家包括作家、艺术家了解两个世纪交接时代的民间关中，提供了一幅幅最可信赖的原生资料。

我便说，胡武功不仅是敏锐而先觉的摄影家，更是一位富于历史眼光和人文意识的思想者。

卷首语

30 多年里，我跑遍关中，照遍关中。

关中，陕西人自豪地称它为八百里秦川。这块土地古时就被誉为“天府之国”，以至于今天，人们还把西安以东称“东府”，把西安以西称“西府”。何谓关中？有两说。其一，因地处函谷关与大震关之间，故名关中。其二，说八百里秦川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因此而得名。两说归一，都是因为这一块水丰地腴的渭河冲积平原四面环山，富庶少灾，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胜位置。关中最著名的山脉是秦岭，秦岭横贯中国中部，呈东西走向，长约 1600 公里，为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江的分水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属秦国领地，也是秦国最高的山脉，遂命名为秦岭。秦岭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

独特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使秦岭荟萃了世界上许多珍贵的野生动植物，被科学家誉为天然的动植物园。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号称“地球先民”的大熊猫，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1981 年，在陕西洋县仅发现残存的 7 只朱鹮。经过人们 30 余年的精心保护，现在朱鹮总数已超过 2000 只。当然，凶猛的羚牛和活泼机灵的金丝猴也是秦岭的原住民，还有地球上绝无仅有

的、植物分类学上不可缺少的独叶草，以及无数名贵的中药材。

自从人文初祖炎黄二帝起，历经周、秦、汉、隋、唐，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在关中这块宽广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世间悲喜剧，成为至今被引为骄傲的华夏文明史。

在渭河两岸厚厚的黄土原中，埋葬着周、秦、汉、唐时代的帝王及爱妃宠臣的尸骨，形成蔚为壮观的古代帝陵群。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人们一边百般诅咒历代集权者的贪婪腐恶、荒淫无度，一边赞叹西周车马遗址、秦兵马俑坑、汉代石雕和唐墓壁画那无比灿烂的古代文化，尽管这些都已成为华夏民族远去的辉煌。

/ 目 录

渭河	/ 1
秦岭	/ 32
帝陵	/ 82
宗教	/ 138
后记	/ 189

渭 河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关中是渭河的冲积平原。渭河流经西安附近时容纳了泾、灞、泾、沔、滈、涝、漓等七水，因此，历史上号称八水绕长安。八水似乎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传说远古时代，女娲在这里补天并缔造了人。考古发现，一百多万年以前蓝田猿人就生活在灞水之滨。六七千年前，半坡人在泾河岸边开始了新生活，留下闪烁着智慧人光芒的新石器、新住居、新文化。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记载炎帝、黄帝的文字史料是《国语·晋语》，书中说：“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根据史学家考证，姬水和姜水都在渭河流域。姜水在宝鸡，姬水则是关中中部的漆水河，两河都是渭河的支流。渭河成全了两位部落首领，后来两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胜，实现了人文初祖的宏图大略，两部落也逐渐融合为华夏大家庭。（华夏族到汉朝称汉人，到唐朝称唐人，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统称为炎黄子孙。）后来西周人得势，在镐水两岸建都，发布周礼以治天下。再后来星转斗移，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模式，到汉时又以“尊儒”为旗帜，“霸王道杂之”，成为后世统治的永则范式。而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人及其汉字、汉文化等也都因大汉帝国而得其名。秦阿房宫、汉未央宫都建在渭河边上，秦汉两朝并

修渭河大桥，把咸阳与长安紧密联系起来……

关中人把高而平的地称作原。由于地壳运动，“八水”冲积，西安附近形成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原。当我们走到渭河与灞河之间的龙首原时，可看见昔日汉王朝的城郭；当我们来到灞河与泾河之间的白鹿原时，可想起项羽驻军灞上摆起鸿门宴的英雄气概；当我们登上泾河与渭河之间的乐游原时，会情不自禁地吟诵唐朝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当然，还有相传出产过6斤重谷穗的神禾原，西汉名将周亚夫驻军的细柳原和出土过世上最早的纸张实物标本的铜人原。总之，在渭河冲积成的关中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上，我们都能体会到浓郁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气息。

我出生在灞水之首，成长在泾河之滨，少年时代的情景常常因见到这些河水而回流在眼前。那是一个灿烂的黄昏，在泾河边一片林木丛生的坡地上，有一群披头散发、腰裹麻片的男女，手握石器砍树拓荒。背面的山涧，有人手执树杈与石块，围猎一只野山羊。而在弯曲的河边，一名少女双膝下跪正在汲水，用的是一只尖底陶瓶，上面印有鱼纹人面图案。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当年新建的半坡博物馆中的一幅油画。我的第一节历史课就是在这个博物馆上的，这幅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从此，我喜欢约小伙伴在河边

玩耍。在这昔日的皇家京畿的草丛石滩上，随手可捡得已成碎块的瓦当。我与伙伴常常用瓦当打水漂，看谁的瓦当在水上漂的次数多、抛得远。即便是在闹大饥荒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仍然喜欢去河滩抓青蛙、偷红薯。我学着半坡人的样子，头戴柳条圈，穿着补丁短裤，光着上身和脚丫，用自制的小铁叉偷猎在水边喘气的青蛙。夕阳西下，趁农民收工回家，钻进他们的红薯地，偷挖长胖起来的薯茎。然后点起篝火，烧烤我们的猎物。那时我不愿上学，坐在教室里实在挨不住饥饿的折磨。逃学来到河边，虽然更饥饿，但总会有一顿自制的晚餐，可以缓解一下咕咕饥肠的鸣叫。我还喜欢农民在田间搭盖的茅草棚，当地人叫它“庵子”，它的外形非常像半坡人那半窖穴式的房子。我常常与伙伴趁无人时钻进去玩耍，那感觉仿佛走进了原始人的居室。

我对渭河系统而理性的认识，始于 1992 年拍摄《八百里秦川》专题时。那时，我们“陕西摄影群体”中的六七位摄影家，花了 1 个多月的时间，沿着渭河用照相机记录了两岸的人文地理、习俗风情。后来，我又一次从渭河源头的鸟鼠山出发，对渭河做了更加详细的考察。当我把自己热烈的情感投入到渭河考察后，深切感到这条既是母亲河又是历史名河的丰腴和贫瘠、古老和沧桑。

渭河有 200 多万年的历史，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的品字泉，流经甘肃、陕西两省，全长 800 多公里。秦陇人称之为禹河，据说与大禹治水有关。鸟鼠山名气很大，被中国许多史书频频提及，它与中华民族有着不解之缘。当然在关中还有一条河，叫泾河。泾河与渭河流量都很大。泾河流经黄土高原，带有大量泥沙，古时十分混浊；渭河由于上游植被较好，河水相对清亮，所以就有了“泾渭分明”的成语。人类自古以来即择水而居，水是生命之源、财富之源、文明之源。正因如此，渭河平原才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统一的奠基地，以至周、秦、汉、唐等 10 多个王朝在这里建都长达千年之久，从而确立了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的世界地位。

关中人很早就懂得利用渭水兴利。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时，秦昭襄王就在凤翔修建了白起渠水利工程，以灌溉农田。而秦王嬴政则花了 10 多年时间兴建了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到了汉武帝时，又修筑了成国渠，从今眉县引渭水向东流，灌溉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农田。三国曹魏时，卫臻重修成国渠，西伸百里引千水，东延百里至泾渭交汇处，灌溉面积达到 2 万多顷。隋朝时，隋文帝诏令修建了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以供水长安城。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水利专家李仪

社又修建了渭惠渠、泾惠渠等著名饮水灌溉工程。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现代关中人修建的宝鸡峡引渭工程，为改变关中西部及渭北高原长期缺水的状况起了重大作用。渭河哺育了关中人，关中人也不断改造着渭河。关中人热爱渭河，赞美渭河，敬畏渭河。他们把对渭河的感情留在诗歌中，留在逢年过节祭祀河神的活动中。

当然，渭河也给关中人带来数不清的灾难。渭河流经黄土高原，夹带着大量泥沙。遇到暴雨，河水猛涨，冲毁房屋和田地。仅唐以来有史可考的大水患，就有 5 次之多。

水利与水害构成渭河的历史，磨炼了关中人的体魄，养育了关中人的心智。但，这是一条自然的河。

10 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再次考察渭河时，那条原始的自然渭河早已离我们远去了。2001 年的渭河行是很仓促的，5 天跑完了 800 多公里，自然不能深入细致地采访它。尽管是蜻蜓点水，尽管许多地方并未点到，但这条我本已熟悉的母亲河，还是改变了我以前许多的记忆，留下了许多新的沉重而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断流、污染、大开挖。

在鸟鼠山，10 年前的品字泉，如今只剩下一个口子了。水少而贵，以

至于被视为神水严加看护，不准饮用。幸亏渭水源头还有另一条支流叫清源河，成了渭源县人民的救命水。清源河发源于鸟鼠山南面的豁豁山，比禹河源远流长。早在 1938 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率学生考察渭河后，就对禹河为源头提出过质疑，认为禹河徒有虚名。豁豁山虽然没有鸟鼠山名气大，但地处深山僻壤，人烟稀少，植被少受破坏，上游大面积原始森林为渭河注入不断的源头活水，哺育着两岸的子民。

从渭源县出发，翻武山进甘谷，入天水走宝鸡，过西安下渭南到潼关，一路风尘。我见到渭河有许多支流，但都没有水，尤其是上游的支流全变成了白花花的石头河。至宝鸡峡，渭河好不容易收拢了不知从哪里渗出的股股细流，但大都通过宝鸡峡被引入渭北高原。中游以下地区所见到的渭水，早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禹河”水了。

渭河流经秦陇山地，河床中堆满因修建宝天铁路复线而从山洞中吐出的大量碎石。有些河段两岸已被压缩到 10 多米宽。为修建隧道，挖沙机把河床掘得千疮百孔，使天然河床变成惨不忍睹的“乱杂坟”。渭河正经受着大开挖的考验。

虽然渭河中上游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断流状态，但千河、漆水

河、泮河等支流却送来大量散发着臭怪气味、浮着白沫的黑水、黄水，污了河床，死了鱼儿，脏了水源。长期干涸的渭河滩，常常成了垃圾场。在咸阳渭城区的渭河滩上，到处是各种建筑垃圾、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多达 150 万立方米，占河道面积 600 余亩。这些垃圾不但严重影响渭河行洪，而且污染了地下水，加上不期而至的水患，给下游带来无力抵抗的灾难。难怪下游的人们发出仇恨的吼声：“狗日的渭河！”

其实，应把这诅咒视为人类的自骂，一切祸源在于人类自身。上游人砍柴放牧、毁林开荒，对渭河是一种生存性破坏。而中下游开山取石、占地排污，则是一种发展性破坏。难道人一定要胜天？就不能与天和睦相处吗？难道人只能索取于自然而不能培育自然吗？爱护我们的地球与河流，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啊！

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渭河的整治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很快付诸实践，取得显著成果。如今，无论散步在宝鸡的渭河之滨，还是徜徉在咸阳的渭水两岸，都可欣赏到清澈的流水、婀娜的垂柳、翠绿的草坪。

渭河在潼关汇入波澜壮阔的黄河后，急转向东流去。相比黄河，渭河变

成涓涓细流，它悄然无声却坚韧执着地走向自己的归宿。站在高耸的潼关南原，我两次俯瞰渭河与黄河，虽然都是晴天，但它们却笼罩在烟雾蒙蒙中，不肯显露自己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在 200 万年漫长岁月中哺育了令人瞩目的古代文明。



品字泉被视为神水，平时严加看管，不许饮用。（甘肃省渭源县）2001 年摄